



趙志軍 (畫大野牛之類)

們成立了美術愛好活動小組，每天下午課外活動，我便來到教室和同學們一起。為同學們指導剪紙和篆刻技法，如何摺紅紙，摺好後用鉛筆畫半個花卉圖案，然後用小剪刀把它們剪出來，打開時就會形成一個對稱的完整的剪紙圖案，同學們興致勃勃地創作了好多漂亮的花卉和動物的剪紙作品。

篆刻方面，我指導同學們如何用布白，書寫篆書，然後把它們拓印在印石面上，講解朱白文的應用，秦印漢印的特點等篆刻基本知識，以及篆刻印章在中國水墨畫裏的應用和作用，後來我又去大學路新華書店看書，看到了一本《青少年篆刻五十講》，可惜自己的錢不夠，回到學校和同學借了一點錢，才又去書店把這本書買了回來，並進一步地把這本書的內容分享給了我的學生們。

同學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，對我這個見習大學生求教不斷，遇到休息日星期天，有好多同學會結伴來師大宿舍找我求教，我總是有求必應，還把我喜歡的一本字帖《黃自元間架結構帖》送給一位叫徐甯的同學，鼓勵他仔細鑽研漢字的間架結構，寫好毛筆字、練好書法。有時也會去附中操場和同學們一起踢足球，晚上也會去學校看看同學們上自習的情況，就這樣很快和同學們打

初上講台——我的實習經歷

作為見習班主任，我組織同學

成一片，成為了同學們崇拜的好朋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兩個月很快過去了，經過實習學校和評審聽課老師評議，以及同學們的回饋意見，我被師大評定為優秀見習教師。

分別的日子快到了，同學們對我戀戀不捨，班主任老師同我講，同學們想籌一點錢為我買一個紀念品，希望我能提供一下有什麼喜歡的。我想同學們都是未成年的學生，他們的情誼我都記在心裏了，我同班主任說：「我拿一塊印章石來。請班裏刻印章刻得最好的小巴特同學，為我刻一枚名章，刻上全班同學贈送紀念就好了。」就這樣，小巴特代表全班，為我刻了我第一枚朱文的篆刻印章。

雖然我和同學們自大學畢業之後再未謀面，但這枚印章近40年來，一直留存至今，成為我初上講台教授學生的永恒紀念。（完）



●《金脊擎天》180cm x 180cm 水墨設色。作者畫作



沈西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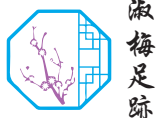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好朋友

相識的朋友不少，留在心裏的並不多，金炳興、沈登恩是兩個比較特別的朋友，偶然會想起來。先說金炳興，影評家、上海人，跟我同鄉，上海人多溫馴，金炳興的脾氣卻十分剛烈，是一個主觀甚強的人，說一不二。因此在跟人溝通上，往往會出現不大不小的爭執、矛盾。電視工作基本上是集體行動的，不太容許個人主義，金炳興以創作自由為本，偏偏喜歡堅持己見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金炳興跟我的性格不大相合，我較隨意，有些小事，就隨他去。金炳興不知有多少趟，在劇本上，跟同事鬧得很不愉快，尤其是在《家變》一劇的討論上，跟陳韻文吵得很烈，劉天賜左右為難。我善意地勸他收收火，他光火了：「你是我朋友，就不要勸我，難道要我指鹿為馬嗎？」我不敢再吭聲！

金炳興不喜倚仗權勢，對公司政策往往直斥其非，這就令到他在電視台的發展受到了限制。他曾拍過一部邵氏電影《我為情狂》，捧紅了蔣麗萍，自己卻沒有第二個春天。平心而論，金炳興很有才華，只是脾氣剛烈，人視之為頑固，不願多合作。許久沒有見到金炳興了，心裏很懷念他，剛烈的脾氣，未知有否稍改？

第二個便是去世已久的台灣朋友沈登恩，遠景出版社老闆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年輕的沈登恩單身跑到香港尋發展。人生路不熟，只好四處踵門求人，輒吃閉門羹。沈登恩當時是台灣一間小型出版社的負責人，準備蒐集香港作家作品去台灣刊行。可香港文化界根本不認識他，哪有信心？縱然跑破鐵鞋，亦無收穫。出師不利，無損沈登恩頑強的鬥志。登門拜訪，一次又一次，終於得到文化界的認同，將阻路的石塊一一踢開，闢出一條大道。

令沈登恩成為台灣出版界巨子的人，第一個是倪匡。「那個台灣小子誠意可嘉，我給他纏得暈陀陀，只好幫他一把。」倪匡的衛斯理傳奇由此打進台灣市場。第二個就是金庸，金庸的武俠小說經由遠景出版社在台灣一出，聲勢盡掩諸葛青雲、臥龍生。遠景一舉由小出版社，搖身一變，成為可與皇冠、林白等頡頏的大出版社。沈登恩因而對倪匡十分感恩，一直以大哥相稱。飲水思源，是沈登恩的本性。後來由於巨額投資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，虧蝕過度，鬱鬱而終。



車淑梅

苗可秀談舊愛李小龍

一代巨星「萬人迷」

李小龍於1973年7月20日離世，至今超過50年。早前電視節目追尋當年李小龍猝死之謎的真相，1990年移居加拿大的苗可秀（Nora姐姐）可有收睇？「我本來沒有，但有很多朋友傳給我，我看了，只感到事過境遷難道可使他復活嗎？反而牽扯很多人在內。是的，我也會好奇其他人的死因真相，更何況李小龍這傳奇人物呢？」

談起李小龍一定有苗可秀和丁珮，電視台可有約Nora姐姐受訪？「沒有，我不知情，哎呀！丁珮好陰公，好冤枉，我覺得她的命水就是這樣，人生有如跑一條直路，路旁的一切都要經過和領受。她當年只有26歲，真的喜歡一個人，要經過那段時間，對她的打擊一定好大……我不需要同情只感覺到她好委屈。我們沒有聯絡，當時也沒有，當年認識她，她也是有名的，但我不知道他們這樣認識。」

現在仍在懷念李小龍嗎？「相信不止我，全世界的人都懷念他，凡周年紀念生忌死忌人們都出來懷念，李小龍真的可以代表所有中國人，甚至在這個宇宙。（講起李小龍都會想起Nora姐姐，感受如何？）我走不掉囉，永遠都脫離不了，我感覺無奈，經常有人在我身邊提起他，有時我心裏還會罵他哩！哈哈！（他可有一句說話特別有印象？）Ego！他說人一定要有Ego，有自我！實在我一向都是這樣，我行我素，我是我！」

Nora姐姐移居加拿大35年，也曾經當過電台主持，她分享至今她最難忘的一位聽眾，「她

在直播的電話節目中，直指苗可秀，我以前好憎你，不喜歡你！我明白她可能聽了好多閒言閒語和不好的新聞。她繼續說但我聽你多年節目，聽得出你的為人怎樣的，我對你完全改觀！就是這一句令我感動到不得了！之前，我對他人的誤解都放在心裏，現在年紀大了會盡量令自己不要介意這麼多、不要含怒到日落。到底她是誰？真想找到她認識她多謝她，她的說話使我好開心、好安樂、好安慰，她使我知道並非所有人對我的印象都一樣。我不需要大家了解，只給我安靜便可以了。」

「其實，父母是我唯一對不起的人，他們一定有壓力，外面的傳言他們一定聽得到，但，他們未講過半句。（當時可有想和父母解釋一下？）沒有，沒有，因為當時的我實在太自我、太任性、太天真，可能受騙了也不自知。我完全沒有想過別人怎樣，現在我想起來父母受到的壓力，可能比我更多。說到底我完全沒有對不起任何人，唯一只是我的父母。我奉勸大家一定要珍惜身邊人，要向他們說要說的話。（怕寂寞嗎？）心不寂寞就不會寂寞，我在家裏就感到好自在。」

Nora姐姐曾說過自己擁有「先甜的人生」，出道便是女一，被捧到高高的……

現在也算是一個快樂的人生嗎？「應該是的，不快樂是自己取來的，最重要安樂開心面對，沒有事情是過不了的。」

Nora姐姐喜歡蔡瀾先生的一金句：「先明白什麼叫過去，就會過去。」祝福Nora姐姐輕鬆自在，身體健康！



●《舊日的足跡》加拿大直擊專訪「嘉禾公主」苗可秀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數月未至濟南，推開家門，打開冰箱的剎那，一股熟悉的氣息倏然襲來——是去年醃製的韭菜花醬。這味道瞬間將我拽回去年秋日的濟南街頭。那時節，街邊處處可見小販以席鋪地，賣一堆堆青白色的韭菜花。花簇在秋陽下泛着微光，如散落的薄雪，靜默生香。

轉眼間，秋風又起，想來濟南的集市上，韭菜花又該堆滿了吧？我尚未得空出門，家人已買了一盒回來。啟蓋時鮮香撲鼻，撩撥味蕾。只可惜，比起我家鄉的韭菜花，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先生說，濟南的韭菜花略帶些「膾氣」。我暗自思忖，或許少的不是滋味，而是那一幅繫繞心間的石碾舊景。

韭菜花是9月的信使。秋風一起，濟南南部市集便成了它們的天地。去年我曾買回一些自製韭菜花醬：依家鄉做法，取新鮮韭菜花，配以生薑、青紅辣椒，用料機打碎，撒足鹽，攪拌均勻，封進密封罐中。時代進步，醃菜已多用密封器皿；回想童年時，倒叫我念起那些圓口大肚的瓷罐，被人抱來捧去，以至釉面光亮，就因裏頭藏著整個秋天的滋味。

最妙的吃法，是以韭菜花醬蘸豆腐。取一小碟，切幾段豆腐蘸食，鹹香透齒。也有人道，秋日羊肉肥美，將新買的羊排煮熟，蘸韭菜花食之，別具風味。汪曾祺先生曾著文稱讚韭菜花，是鹹菜中的神品。他寫過去有錢人醃韭菜花，不只以花為材，更見匠心：「有的加入沙果，有的摻梨蓉，是很講究的。還有人家加了莖藍絲同醃，味道不鹹還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淡淡的甜味。」然而汪先生的家鄉，「是不懂得

把韭菜花醃了來吃的，只是在韭花還是骨朵兒，尚未開放時，連同掐得動的嫩莖，切為寸段，加瘦豬肉，炒了吃，這是『時菜』，過了那幾天，菜薹老了，就沒法吃了。作蝦餅，以爆炒的韭菜骨朵兒襯底，美不可言。」

在我魯南臨沂一帶，醃韭菜花醬不用花，而是取花落結籽後的果實。待韭菜花凋謝，花莖結出飽滿堅實的籽實，農人趁其未老，一一剪下，或售於市，或自製為醬。此時的韭菜花果實飽滿，拈在手裏沉甸甸，每一粒都圓潤豐盈，蘊藏著濃郁風味。

若是動手製作，必選籽實飽滿者。雖花已落去，我們仍稱它「韭菜花」。先將韭菜花仔細洗淨，鋪在籬筐中晾乾；買來生薑、辣椒，也同樣仔細處理，去除雜質。然後用扁擔挑兩桶，一桶盛辣椒、生薑與韭菜花，一桶盛清水，至村裏那盤再熟悉不過的石碾上，碾製韭菜花。

那石碾平日碾過雪白的地瓜乾粉、金黃的玉米粉，以及其他各色糧食，此刻卻被洗得乾乾淨淨，專候碾製韭菜花。濕漉漉的石碾，老遠就聞到韭菜花的香氣。不知是誰家最先開始碾製韭菜花，亦不知第一個想起用石碾的是何人。這種幾乎遍及全國的吃食，已成為秋日一景，流傳至今。

每年9月，韭菜花上市時，石碾周圍便準時飄起特有的香氣。第一家使用了後，便暫時無人用來碾製其他糧食了。若有需要，自去另尋他碾，因誰也不忍辜負第一戶清洗的辛勞。於是自然而然，形成一種默契。一家接一家使用石碾，碾製韭菜花醬，把石碾

保持得乾乾淨淨。

或許因是韭菜花的佳配，那些日子，做豆腐的也格外起勁，吆喝聲比往常響亮許多。母親不擅製韭菜花醬，偶爾到市集買現成的。因她身體欠佳，受不得過鹹過辛食物，亦怕我們多食傷了身體。她只要吃得鹹些，便會咳嗽不止。於是我們每年只能眼巴巴望著別家的青瓷罐，聞著那其中飄出的香氣，默嚥口水。

每次韭菜花上市時，經過村裏那盤不知用了多少輩子的老碾，我都會出神駐足。碾旁常坐著許多談笑風生的老人，即便人聲喧嚷，也掩不住韭菜花香的瀰漫，掩不住我飛走的神魂。我是多麼渴望嘗一口自家碾製的韭菜花醬啊！卻從未敢向母親提起。

直至成家後，我才與先生每年自製韭菜花醬。先生一家都喜食此物，每年醃製是家中的傳統。每到韭花結實時，便去市集精心挑選飽滿的籽實，再買些鮮薑和辣椒。摻辣椒和薑既為增味，也因韭花價貴，辣椒價廉，兩相成全。再說，單憑韭菜花不會那麼辣。然後在碾製成醬後，使勁攪攪，醃出那特有的鹹香。碾壓一次韭菜花，全家人可吃半年。

濟南韭菜花只賣花不帶籽，亦無薑椒相伴，僅以蒜臼搗碎，醬體粗糲，正好捲山東煎餅、就鮮嫩豆腐，一派天真魯味。而我故鄉的韭菜花醬是汁狀的，不僅以實為材，更佐以時鮮，壓出的韭菜花吃法多樣。經石碾細細碾過，不見韭花黑籽，惟見辣椒之紅、鮮薑之黃，水潤瑩澤，既樸且誘，是風物，亦是鄉愁。

韭花記

聯會中的聯會

9月13日星期六，文公子往沙田石門萬怡酒店，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交職典禮。

是晚主禮嘉賓為中大校長盧煜明教授，見證研究院校友會聯會林曼霞（Daisy）校友榮膺第48屆會長。

中大成立於1963年，由三家院校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組成，在加入中大前，已經各有校友組織。由於此歷史性因素，中大沒有成立中大校友會，而是各成員書院的校友會，合組成中大校友會聯會，由各校友會派出代表輪任會長，每年一任，今年已是第48屆。文公子則曾代表聯合書院校友會，在2022年擔任第45屆會長。

中大校友會聯會在創會時，共有5位會員，包括崇基、新亞、聯合、研究院與教育學院的校友會；兼讀課程校友會則成為

附屬會員。後來，逸夫書院加入，近年再陸續加入5間新書院，但由於規模問題，暫時新書院並未參與會長輪任。

研究院校友會聯會與文公子頗有淵源。事緣中大校友會聯會成立之初，當時研究院並未校友會，但又希望能有研究生校友參與，於是由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作代表。及後出現爭議，當時議決暫停研究院的會籍，因此有好幾年時間，聯會只能靠委任代表作為研究生校友的聯絡人。

文公子在2020年時，開始構想如何將研究生校友正式回歸聯會，於是與時任會長魏文富，一起與校友事務處鄧健文處長商討如何安排。由於研究生校友會眾多須具代表性，當時文公子提出參考中大校友會聯會的形式，組成一個研究院校友會聯會，再由該會派代表加入中大校友會聯會。此建議獲得大家支持，最後由校友事

務處發信予各已登記的研究生校友組織，邀請加入即將成立的聯會。最後，共有9個校友組織回應，於是就在2022年組成聯會，屬會的個人會員人數合共6,000多位，是中大規模最大的校友會。成立典禮也是於萬怡酒店舉行，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校友與時任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主禮，場面隆重。

9個研究生課程校友組織，如何輪任會長呢？當年由鄭處長見證，文公子以聯會會長身份抽籤決定次序。結果由中大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擔任首屆會長，而出任聯會會長的次序，該會及後亦議決根據是次抽籤結果順序擔任。文公子有份促成該會之成立，更有幸在自己會長任內見證該會重新加入校友會聯會行列，星期六晚更出席了該會首度輪任聯會會長，甚感欣慰。



陳復生

（周恩來總理侄女）和我正在北京中外友協的辦公室開會，準備籌劃一系列紀念周總理的活動，從書籍出版、展覽、講座、音樂會、紀錄片、電視電影等，皆有涉獵，談得興致勃勃的時候，剛想到我們電影公司的潘文傑導演，恰逢在北京，3人坐言起行的性格，就隨即相約在當日下午於中外友協續談電影部分，記得周大姐翌日便安排潘導演前赴天津製片廠談合作事宜，蓋天津南開是周總理年少成長的地方，大家都想拍他青葱歲月的故事。

跟潘文傑認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1982年他追隨著著名監製蕭笙叔，由麗的電視加入無綫電視，拍攝金庸名作改編的《天龍八部》，是為電視武俠劇集的首版巨製，當年哄動一時，由於台前幕後均屬一時之選，是為經典，至今被人津津樂道。

有幸參演劇中「阿紫」一角，我大部分的戲場，由潘文傑執導，當時已見他工作



路芙

往往如潮水般起落。隨着年齡增長、市場口味變化，或熱度下降，許多曾經紅極一時的藝人逐漸失去主流資源，成為所謂的「縮水藝人」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演藝生涯就此終結。相反，透過靈活轉型、擁抱新媒體，他們仍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，重新出發，甚至可東山再起。

1. 從台前到幕後：轉型製作、培訓與策劃。許多藝人擁有豐富的業內經驗，這使他們能夠順利轉戰幕後。例如演員可以嘗試擔任導演、編劇或製片人，參與網劇、短視頻內容的創作；歌手可以轉做音樂製作人或演唱會策劃。此外，開設表演培訓班、藝考輔導課程，或成為網紅表演導師（如線上教學）也是不錯的選擇。

近年來，不少資深藝人憑藉對行業的熟悉，轉型為綜藝節目顧問或導師，例如TVB的一些老牌藝人，就常受邀擔任選秀節目的評審或幕後策劃，繼續發揮影響力。

2. 擁抱新媒體：短視頻、直播帶貨與下沉市場。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，許多「縮水藝人」透過抖音、小紅書、Facebook等平台重新累積人氣。例如，台灣藝人羅志祥在經歷事業低

憶念潘文傑導演

2006年春夏間的一個上午，周秉德大姐（周恩來總理侄女）和我正在北京中外友協的辦公室開會，準備籌劃一系列紀念周總理的活動，從書籍出版、展覽、講座、音樂會、紀錄片、電視電影等，皆有涉獵，談得興致勃勃的時候，剛想到我們電影公司的潘文傑導演，恰逢在北京，3人坐言起行的性格，就隨即相約在當日下午於中外友協續談電影部分，記得周大姐翌日便安排潘導演前赴天津製片廠談合作事宜，蓋天津南開是周總理年少成長的地方，大家都想拍他青葱歲月的故事。

嚴謹細緻的專業。《天龍八部》的播映成功，紅遍整個東南亞、海峽兩岸，以至全球有華人的地方，此劇的台前幕後，紛紛被各方重金禮聘。

再同潘導演合作，是大家離開無綫電視後，一同參與台灣光啟社製作，李惠民導演負責的電視劇《雙雄奇緣》，後來，我獲邀在新加坡登台演出，潘導演剛巧任職於新加坡電台，他和李國立導演（當年也是《天龍八部》的幕後精英）也一道前來捧場。其後，潘導演投身電影工作，1989年執導的《人海孤鴻》和《龍鳳茶樓》，已見功力，最終獲寫實派電影大師麥當雄賞識，1991年執導《跛家》一片成名，叫好叫座，且創下人物傳記電影的拍攝先河，香港影壇紛以此類題材開拍，成為熱潮。

潘文傑導演戲如其人，低調內斂，卻愈見深厚。他的作品平實而滲透濃密，不矯情造作，但往往能打動人心。

1993年，我們公司成立電影部門，亦同時簽下了幾位結識於《天龍八部》時的幕後精英，包括潘文傑、李國立、韋家輝、歐冠英、李茜等。（待續）

「縮水藝人」的出路

在競爭激烈的娛樂圈，藝人的職業生涯往往如潮水般起落。隨着年齡增長、市場口味變化，或熱度下降，許多曾經紅極一時的藝人逐漸失去主流資源，成為所謂的「縮水藝人」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演藝生涯就此終結。相反，透過靈活轉型、擁抱新媒體，他們仍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，重新出發，甚至可東山再起。

3. 跨界合作與IP變現：品牌聯名、創業與自媒體。如果藝人仍有一定知名度，可以嘗試與中小品牌合作，例如代言服飾、美妝或食品。近年來，許多明星開設個人品牌，如薛之謙的火鍋店、林依輪的辣椒醬品牌，都成功將名氣轉化為商業價值。此外，出書、經營自媒體（如YouTube頻道、Podcast）也是不錯的選擇。

4. 心理調整與長期規劃：面對事業下滑，藝人需調整心態，接受「腰部演員」的定位，並透過多元方式維持收入。例如抱團取暖可與過氣演員合作，推出懷舊綜藝或合拍短視頻（如《披荊斬棘的哥哥》讓多位藝人翻紅）。

娛樂圈的生存法則已從「頂流壟斷」轉向「碎片化變現」，即使不再是當紅明星，藝人仍可透過靈活策略找到新出路。關鍵在於放下身段，擁抱變化，並善用剩餘的知名度開拓新市場。只要找對方向，「縮水藝人」的職業生涯，未必就此終結，反而可能會迎來另一片天地。